

劉汝霖編

漢晉學術編年

第三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劉汝霖編

漢
晉
學
術
編
年
第三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漢晉學術編年卷之五

東漢

孝和皇帝

名肇，章帝子
在位十七年。

永元元年己丑（八九）

桓郁爲長樂少府

帝即位，富於春秋，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，欲令少主頗涉經學，

上疏皇太后曰：

『禮記云：天下之命，懸於天子。天子之善，成乎所習。習與智長，

則切而不勤。化與心成，則中道若性。昔成王幼小，越在襁褓。周公在前，史佚

在後。太公在左，召公在右。中立聽朝，四聖維之。是以慮無遺計，舉無過事。孝

昭皇帝八歲即位，大臣輔政，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，平成聖德。近

建初元年，張輔魏應召訓亦講禁中。臣伏維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，宜漸教學，而獨

對左右小臣，未聞典義。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，子郁結髮敦尚，繼傳父業。故再以

校尉入授先帝，父子給事禁省，更歷四世。今白首好禮，經行篤備，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，善爲詩經，先帝所褒。宜令郗防並入教授，以崇本朝，光示大化。」由是遷郗長樂少府，復入侍講。頃之，轉爲侍中奉車都尉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桓郁傳

馬嚴退居於家。初，嚴於建初四年，徵拜太中大夫，遷將作大匠，七年坐事免，至是帝即位，嚴爲竇氏所忌，乃退居自守，訓教子孫。永元十年，卒於家，時年八十二。生七子，固，恢，歆，譚，融，留，續，惟續融知名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馬援傳

二年庚寅（九〇）

魯丕爲東郡太守。丕前後在二郡，爲人修通溉灌，百姓殷富，數薦達幽隱名士。明年拜

陳留太守，視事三期，後坐廩貧人不實，徵司寇論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魯丕傳

四年壬辰（九二）

丁鴻爲司徒。初，帝即位，鴻遷太常。至是，代袁安爲司徒。時竇太后臨政，竇憲兄弟各擅威權。鴻因日食上封事曰：『臣聞日者陽精，守實不虧，君之象也。月者陰精，盈毀有常，臣之表也。故日食者，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。昔周室衰季，皇甫之屬，專權於外，黨類彊盛，侵奪主勢，則日月薄食。故詩曰：「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亦孔之醜。」春秋日食三十六，弑君三十二。變不空生，各以類應。夫威柄不以放下，利器不以假人。覽觀往古，近察漢興，傾危之禍，靡不由之。是以三桓專魯，田氏擅齊，六卿分晉，諸呂握權，統嗣幾移。哀平之末，廟不血食。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，不得行其勢也。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，不敢僭差，然而天下遠近，皆惶怖承旨。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，求通待報，雖奉符璽，受臺敕，不敢便去，久者至數十日。背王室，向私門，此迺上威損下權盛也。人道悖於下，效驗見於天，雖有隱謀，神照其情。垂象見戒，以告人君。問者月滿

先節，過望不虧，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。陛下未深覺悟，故天重見戒，誠宜畏懼，以防其禍。詩云：「敬天之怒，不敢戲豫。」若敕政責躬，杜漸防萌，則凶妖消滅，害除福湊矣。夫壞崖破巖之水，源自涓涓，干雲蔽日之木，起於葱青。禁微則易，救末者難。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，恩不忍誨，義不忍割，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。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，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，宜行一切之誅。聞者大將軍再出，威振州郡，莫不賦斂，吏人遣使貢獻，大將軍雖不受，而物不還主。部署之吏，無所畏憚，縱行非法，不伏罪辜。故海內貪猾，競爲姦吏，小民吁嗟，怨氣滿腹。臣聞天不可以不剛，不剛則三光不明。王不可以不彊，不彊則宰牧縱橫。宜因大變，改政匡失，以塞天意。』書奏十餘日，帝以鵬行太尉，兼衛尉，屯南北宮。於是收寶憲大將軍印綬，憲及諸弟皆自殺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丁鴻傳

崔•駰卒。初，章帝崩，竇太后臨朝。憲以重戚，出納詔命。駰獻書於憲，以謙德爲法。

，盈滿爲戒。及憲爲車騎將軍，辟翽爲掾。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，皆故刺史二千石。惟翽以處士年少，擢在其間。憲擅權驕恣，翽數諫之。及出擊匈奴，道路愈多不法。翽爲主簿，前後奏記數十，指切長短，憲不能容，稍疏之。因察翽高第，出爲長岑長。翽自以遠去不得意，遂不之官而歸。至是，卒於家，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，合二十一篇。隋志有翽集十卷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崔翽傳

班固死獄中。初，固以母喪去官，及永元初，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，以固爲中護軍，與參議。北單于聞漢軍出，遣使款居延塞，欲修呼韓邪故事，朝見天子，請大使。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，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。會南匈奴掩破北庭，固至私渠海，聞虜中亂，引還。及竇憲敗，固先坐免官。固不教學諸子，諸子多不遵法度，吏人苦之。洛陽令种兢嘗行，固奴干其車騎，吏推呼之，奴醉罵。兢大怒，畏憲不敢發，心銜之。及竇氏賓客皆逮考，兢因此捕繫固，遂死獄中。時年六十一。

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。

【出處】後書漢班固傳

【附錄】班固著述表

白虎通義六卷 隋志唐志

漢書百篇 今存

續倉頡篇十三章 漢書藝文志

奕旨一篇 古文苑

離騷經章句一卷 王逸楚辭叙

集四十一篇 後漢書本傳。通志作十七卷。

五年癸巳（九三二）

詔議郡國舉孝廉之人數。時大郡口五六十萬，舉孝廉二人。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

，亦舉二人。帝以爲不均，下公卿會議。司徒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：凡口率之科，

宜有階品，蠻夷錯雜，不得爲數。自今郡國，率二十萬口，歲舉孝廉一人。四十萬，二人。六十萬，三人。八十萬，四人。百萬，五人。百二十萬，六人。不滿二十萬，二歲一人。不滿十萬，三歲一人。帝從之。明年，鴻卒，賜贈有加常禮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丁鴻傳

【考證】按此與漢武帝元光元年選舉之法相同，或因大亂之後，舊制已廢，至是始議恢復也。

曹褒遷城門校尉。初，褒於四年遷射聲校尉，太尉張輔尙書張敞等奏褒擅制漢禮，破亂聖術，宜加刑誅。帝雖寢其奏，而漢禮遂不行。褒在射聲，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。褒親自履行，問其意。故吏對曰：『此等多是建武以來，絕無後者，不得埋掩。』褒乃愴然，爲買空地，悉葬其無主者，設祭以祀之。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。時有疾疫，褒巡行病徒，爲致醫藥，經理饘粥，多蒙濟活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曹褒傳

桓郁卒

郁以六年代丁鴻爲太常，至是病卒。郁經授二帝，恩寵甚篤。賞賜前後數百

千萬，顯於當世。門人楊震

字伯起，弘農華陰人。

朱寵皆至三公。初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，浮

辭繁長，多過其實。及榮入授明帝，減爲二十三萬言。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。由

是尙書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桓郁傳

七年乙未（九五）

曹褒出爲河內太守

時春夏大旱，糧穀湧貴，褒到，乃省吏並職，退去姦殘，澍雨數

降，其秋大熟，百姓給足，流民皆還。

後坐上災害不實免，有頃徵，再遷，復爲侍中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曹褒傳

崔瑗至洛陽

瑗字子玉，崔駰之中子也。早孤，銳志好學。盡能傳其父業。至是，年

十八，至京師，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，逵善待之。瑗因留游學，遂明天官歷數，京房

易傳，六日七分。諸儒宗之。與馬融張衡篤相友好。

融字季長，扶風茂陵人，即馬嚴之子。衡字平子，南陽西鄆人，世爲著姓，祖

父堪蜀郡太守。衡少善屬文，游於三輔，因入京師，觀大學。遂通五經，貫六藝。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，常從容淡靜，不好交接俗人。永元中，舉孝廉，不行。連辟公府，不就。時天下承平日久，自王侯以下，莫不踴侈。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，因以諷諫。精思傅會，十年乃成。大將軍鄧騭奇其才，累召不應。衡善機巧，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，常耽好玄經，謂崔瑗曰：『吾觀太玄，方知子雲妙極道數，乃與五經相擬，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，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。復二百歲，殆將終乎。所以作者之數，必顯一世，當然之符也。』漢四百歲，玄其興矣。』安帝雅聞衡善術學，公車特徵拜郎中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崔潏傳

張衡傳

馬融傳

八年丙申（九六）

班昭續漢書

昭字惠姬

班彪之女也。博學才高。適同郡曹壽，

字世叔

壽早卒。昭有節

行法度，兄固著漢書，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遇禍。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，踵而成之。帝又數詔昭入宮，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，號曰大家。每有貢獻異物，輒詔大家作賦頌。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

【考證】

按後漢書鄧皇后紀稱『后自入宮掖，從曹大家受經書。』又稱『永元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』則昭之入宮亦當在此時，故誌之於此。

九年丁酉（九七）

張奮請定禮樂。

奮字穉通，

張純之子也。少好學，節儉行義，常分損租奉，贍卹宗親

，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。以五年代桓郁爲太常，六年代劉芳爲司空。至是，以病罷，在家上疏曰：『聖人所美，政道至要，本在禮樂。五經同歸，而禮樂之用尤急。

孔子曰：「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，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」又曰：「揖讓而化天下者，禮樂之謂也。」先王之道禮樂，可謂盛矣。孔子謂子夏曰：「禮以脩外，樂以制內，丘已矣夫。」又曰：「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，刑法不中，則民無所厝其手足。」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，是以先帝聖德，數下詔書，愍傷崩缺。而衆儒不達，議多駸異。臣累世台輔，而大典未定，私竊惟憂，不忘寢食。臣犬馬齒盡，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。」

【出處】

後漢書張奮傳

十年戊戌（九八）

徐防爲少府。防字謁卿，沛國涇人也。祖父宣爲講學大夫，以易教授王莽。父憲亦傳

宣業。防少習父祖學。永平中，舉孝廉，除爲郎。防體貌矜嚴，占對可觀，明帝異之。特補尚書郎，職典樞機，周密畏慎，奉事二帝，未常有過。及帝即位，稍遷司隸校尉，出爲魏郡太守。至是遷少府，又遷大司農。勤曉政事，所在有迹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徐防傳

十一年己亥（九九）

李尤爲蘭臺令史。尤字伯仁，廣漢雒人也。少以文章顯。至是，侍中賈逵達於三年爲左中郎將，八年

復爲侍中，領騎都尉。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。召詣東觀，受詔作賦，拜蘭臺令史。稍遷，安帝時爲諫議大夫，

【出處】後漢書李尤傳

【攷証】李尤之爲蘭台令史，史不明載年代。然稱其爲侍中賈逵所薦。逵之爲侍中，在永元八年至十三年之間。則李尤之爲蘭台令史，必在此數年之中，姑誌之於此以俟考。

魯丕爲中散大夫。丕復徵，再遷中散大夫。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，宜見任用。帝因朝會，召見諸儒，丕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。帝善丕說，罷朝，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。丕因上疏曰：『臣以愚頑，顯被大位。犬馬氣衰，猥得進見。論難於前，無所甄明。衣服之賜，誠爲優過。臣聞說經者，傳先師之言，非從己出，不得相讓。相讓則道不明，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。難者必明其據，說者務立其義。浮華無用之言，不陳於前，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。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，博觀其義。覽詩人之旨意，察雅頌之終始，明舜禹皋陶之相戒，顯周公箕子之所陳，觀乎人文，化成天下。陛下旣廣納睿謨，以開四聰，無令芻蕘以言得罪。旣顯巖穴，以求仁賢，無使幽遠，獨有遺失。』十三年，遷爲侍中，免。永初二年，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，大將軍鄧騭舉丕，再遷，復爲侍中，左中郎將。再爲三老。五年卒于官。

【出處】後漢書魯丕傳

十二年庚子（一〇〇〇）

許慎作說文解字

慎再遷除浚長，復爲太尉南閣祭酒，校書東觀。常從賈逵受古學，

遂作說文解字，叙篆文，合以古籀。博問通人，考之於逵。六藝羣書之詁，皆訓其意。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，世間人事，莫不畢載。始於一而終於亥。凡十四篇，（除叙而言）五百四十部，九千三百五十三文，重一千一百六十三，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。自敘曰：『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；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；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。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，庶業其繁，飾僞萌生。黃帝之史倉頡，見鳥獸蹏迹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，初造書契。百工以父，萬品以察，蓋取諸夬。夬揚于王庭，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，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。倉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，即謂之字。文者物象之本，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。箸於竹帛謂之書，書者如也。以迄五帝三王之世，改易殊體。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，靡有同焉。周禮八歲入小學，保氏教國子，先

以六書。一曰指事：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，察而見意，上下是也。二曰象形：象形者；畫成其物，隨體詰詘，日月是也。三曰形聲：形聲者，以事爲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。四曰會意：會意者，比類合誼，以見指撝，堇信是也。五曰轉注：轉注者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。六曰假借：假借者，本無其字，依聲託事，令長是也。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，與古文或異。至孔子書六經，左丘明述春秋傳，皆以古文，厥意可得而說。其後諸侯力政，不統於王，惡禮樂之害己，而皆去其典籍。分爲七國，田疇異晦，車涂異軌，律令異法，衣冠異制，言語異聲，文字異形。秦始皇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。斯作倉頡篇，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，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也。是時秦燒滅經書，滌除舊典，大發吏卒，興戍役官，獄職務繁，初有隸書以趣約易，而古文由此絕矣。自爾秦書有八體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蟲書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書，七曰殳書，八曰隸書。漢興有艸書。尉律，學僮

十七以上，始試，諷籀書九千字，乃得爲史。又以八體試之。郡移太史并課，最者以爲尚書史。書或不正，輒舉劾之。今雖有尉律，不課。小學不修，莫達其說久矣。孝宣皇帝時，召通倉頡讀者，張敞從受之，涼州刺史杜業，沛人爰禮，講學大夫秦近，亦能言之。孝平皇帝時，徵禮等百餘人，令說文字未央廷中，以禮爲小學元士，黃門侍郎楊雄，采以作訓纂篇。凡倉頡已下十四篇，凡五千三百四十字，羣書所載，略存之矣。及亡新居攝，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，自以爲應制作，頗改定古文。時有六書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書也。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異者也。三曰篆書——即小篆——秦始皇使卜杜人程邈所作也。四曰左書，即秦隸書。五曰繆篆，所以摹印也。六曰鳥蟲書，所以書幡信也。壁中書者，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。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。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，其銘即前代之古文，皆自相似。雖匡復見遠流，其詳可得略說也。而世人大共非訾，以爲好奇者也。故詭譎正文，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。變亂常行，以耀於世。諸生競逐